温迪曾在雨季见过一个人。  
  
几年前的事了，当时他快念完大学，正处于学校不再收容、公司不爱搭理的社会尴尬期，白天四处投简历求职，晚上去相熟的酒吧兼职唱歌。  
  
那天花在面试上的时间比想象中要久。面试官同时叫了十个应聘者，光排队就等了俩小时。一连串的盘问过后，得到的答复是回去等通知。温迪背着吉他赶往兼职的酒吧，却恰好碰上春季无常的骤雨。  
  
像青春少女的面庞，上一刻还是阳光灿烂的笑容，下一秒就皱起眉头，愁云眼泪暴然倾泻。温迪用外套包裹起吉他护在怀里，顶着雷鸣和积云的哭诉躲进最近的公交站亭。  
  
就在这样一个愁闷的雨天，一个随处可见的公交站，温迪遇见了那位男人。  
  
男人手心捧着一本书，坐在未被雨沾湿的长椅上。他穿着熨烫整齐的白衬衫，长发丝束在脑后，低头专心阅读，像是在等候什么人，又像本身就是站台的一部分——意思是，他非常自然地坐在那里。  
  
现今社会都流行方便的电子书，像这样捧着实体书阅读的场景，已经很少见了，堪称“奇观”。突然的天气变化没能给这位读者染上一丝愁绪，反而凸显出某种奇妙的氛围，能让周围躁动的一切平静下来，哪怕是最不讲道理的春雨。  
  
温迪看着对方，一时失了神，没意识到自己的注目时间已经超出正常的社交礼貌。那男人也看见温迪，抬起头来，友好地微笑。  
  
“需要伞吗？”男人问道。  
  
温迪这才注意到，男人身旁放着一把伞，一把黑色的、普通的伞。  
  
他现在一定看起来非常糟糕——护在怀中的吉他没有大碍，但温迪自己被淋湿透了，碎发和额头上都是雨水，湿答答的黏糊成团。  
  
快赶不上酒吧开业了，如果此刻能得到陌生人赠与的一把伞，将毫无疑问会是巨大帮助——但他也不想抢走别人的救命稻草。  
  
“你不用吗？”温迪问。他其实很好奇对方为什么坐在这里，手中的拿着的是什么书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亦或者趣味的科普历史？  
  
“不用。”男人拿起伞的尖顶，将把手的那端递给温迪，“这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。”  
  
一句让温迪深感困惑的话。什么叫作需要的人，又为什么说是准备？莫非这男人大雨天坐在公交站亭，只为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送伞？  
  
正想把一肚子的疑惑问出口，就见对方的目光回到了书页上。打扰他人的休憩时间可是极大罪过，温迪撑起伞，道了声谢谢，消失在雨幕中。  
  
  
  
借着陌生男人的善意，温迪没有错过排班。直至做完兼职、打着那把黑伞回程，才发现那并不是一把普通的伞。

伞的外布是黑色，里头是银白色的金属骨架，部分颜色较浅、部分较深，被强硬的胶水粘合在一起，要么是疯狂艺术家设计的怪诞作品，要么，这是一把曾经损坏、经历修补的伞。  
  
温迪想跟那个男人问问这把伞的过去，顺便打听一下他手中那本厚实的书。可当他一路小跑回公交站，干燥的站亭长椅上空荡荡的，不见任何踪影。  
  
温迪成了伞的新主人。  
  
  
  
温迪带着伞去过很多地方。

面试过一家又一家公司，找到合适的，入职，跟同事打诨，跟老板吵架，辞职。他端着一个纸箱从办公室走出来，里面装着所有的个人物品。春雨就是这么不讲道理，在人本就忧伤的时刻，给满载的愁绪再添一杯酒。

雨天的拐角处，温迪拾到一把吉他。琴枕磕坏了、弦断了几根，表面全是刮花，还脏兮兮的，难怪旧主人遗弃了它。或许在他人眼里，这已然是一件废品——但温迪是个热爱音乐的人，他爱音符、也爱乐器，享受与乐器相处。他把坏吉他带回家，擦拭干净，修复缺损的零件，手指触碰更换好的新弦。

令人意外的，这把旧吉他的音色还不错。温迪试弹了几首曲子，越发觉得它可爱。但温迪有自己的吉他，那是陪伴了他多年，从青涩到成熟的老朋友，彼此最默契的老搭档。他想不到该在什么场合用这把旧吉他，或者说，温迪似乎不需要它。这么一把优秀的乐器，应该被人弹唱，应该给听众带去艺术的美和快乐。

这把吉他也不属于温迪，是他捡来的，应该属于一个真正需要它的人——于是温迪作了个决定，他要为吉他寻位新主人。

温迪背着吉他去各种地方。

他在公众场所弹唱，给人们展示这是一把多么优秀的吉他，尽管看起来很旧。偶尔会有人驻足聆听，对温迪表达赞美，温迪便问他们，需不需要一把吉他？

没得到过肯定的回答。来听演奏的，大部分是五音不全、对乐器一窍不通的外行人，即使拿了吉他，也无法奏出理想的乐曲；少有内行留步，对旧吉他很感兴趣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搭档乐器，不需要一把额外的吉他。

于是温迪总是背着吉他找寻。或许在未来某天，能遇见一名有缘人，能懂得这把吉他的价值。

温迪最喜欢在公园弹奏。他唱民谣，唱流行歌曲，唱被时代遗忘的老歌。

——如果还能在雨天遇见

可否能邀画中的仙

赏花儿月圆

公园的听众最多，也最有耐心，往往在歌曲结束后还能够聊上一阵，交换彼此的感想。从夏等至秋，再到冬，又回到春天，还是没能遇见吉他的有缘人。温迪成了公园的常客，附近的人都认识他，知道他是个为旧吉他找新主人的怪诞艺术家。

又一次闲暇时间，温迪来到公园，找喷泉旁他常光顾的长椅——却发现已经有人先来了。一个似面熟的男人，整齐的白衬衫、束在脑后的长发，手里捧着一本厚书。他身边放着一只玩偶熊，发白褪色、但打理干净的布料，左耳处明显的缝补，不像原装的蝴蝶结。

男人也看到了温迪，抬头问他。

“需要玩具熊吗？”

凭这一句话，温迪胆敢断定，这就是许久前曾给过他黑伞的男人。不知这回又在看什么书，小说、诗集、散文，亦或是浪漫的爱情故事？

“需要。”温迪微笑回答，抱起自己的吉他，“想听一首歌吗，先生？这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。”

男人的眼神变得诧异，而后，瞧见温迪随身的伞。

“乐意至极。”男人回答他。